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五十九回 兩才人新詩強結百年緣 四奇媛狂歌醉鬧五仙廟

這朱芳蓮，原三叉邑人，父朱楨，能讀書，工詞翰，晚年無子，見芳蓮聰慧可裁，教之讀，遂無書不讀，教之吟，遂一吟便工。喟然歎曰：「此吾家女學士也。膝前慰藉，聊勝於無。」年十一，朱楨去世，母亦繼亡。貧不自給，備為碧嶺邑故鄉勇林樞家為婢。林樞女兒薜英，好弓馬槍棒，芳蓮日從薜英獵，故弓馬嫻熟，善用雙鋼。年十四，聞紫霞都出榜廣招女軍，言於薜英曰：「婢子事姑娘三載，蒙姑娘教訓，武藝粗諳，今欲往紫霞投軍，博個出頭日子，報姑娘有日也。」薜英歎曰：「汝言是也。我們身為女子，轉側仰丈夫鼻息，老死閨中，亦復無謂。汝去投軍，與汝同去。」遂婉告父母。林樞大怒曰：「女子只宜謹守閨門，三從無忝以「汝非吾家券婢，去亦由汝，何必挑唆姑娘。」芳蓮遂獨去。芳蓮玉貌亭亭，溫婉可愛，大為解意侯白雪燕所喜。才三閨閣之身，遠離父母而儕奴隸，將欲何為。」又謂芳蓮曰：月，即授青雲營副分司，旋升正分司，從徵鐵山，以功授綠雲營都司。是役也，香香既拿從雲家屬，解回黑齒。芳蓮獨駐白榕。是夜，宿邑衙中，翻覆睡不着。起視明月，圓鏡麗天。遂攜雙鋼，隨月色，步至衙後。但見花影離離，柳痕裊裊，從粉牆上篩將過來。牆下一門半開，推門入，一小園也。園後一假山，倚著一株大榆樹，攀榆步上假山，四面寒光，蟾華滿眼。但聞蛩吟蚓曲，哀楚動人。俄有微颺從東吹至，吹出一縷書聲，頓挫悠揚，十分可愛。旋變作吟哦之聲，細聽之，其詞曰：

「燕愛雙飛蝶有情，何堪孤影獨盈盈。

畫眉我有張郎筆，不遇蛾眉誤此生。」

芳蓮觸撥芳心，從英雄氣概中抽出一縷纏綿的幽恨來。不禁低鬟歎息了一聲，嚀著嚀嚀的鶯喉，和將起來。念曰：

「誰道人情遜物情，無端悵觸淚盈盈。

蛾眉蹙損憑誰畫，不遇張郎誤此生。」

吟了幾回，遂下假山，坐花下，顰眉不語。恍惚聞假山上樹聲喇喇，遙睇之，見月光下一書生立假山上，張目四顧。芳蓮叱問何人，其人曰：「是槐影風搖暮鴉，是玉人帽側烏紗。」芳蓮曰：「你這書生，深夜逾牆，欲搜東家處子乎。」其人笑曰：「姑娘今夜得遇張郎，不須蹙損蛾眉了。」言著，遂跳下假山來。芳蓮曰：「小書生，好大膽！」即揮雙鋼，向那書生臉上一晃，罵曰：「好大膽的小書生，你道我是何人，我乃當朝蕩寇元帥部下朱芳蓮將軍便是。從雲既擒，奉將令暫守此城，汝不知麼？汝端的是鬼是賊，從實招來。一字糊塗，死於鋼下。」那書生唬得魂魄搖蕩，跪伏在地，只是顫顫的說不出話來。芳蓮細睨之，年紀約十八九，神清骨秀，玉照中人也。不忍恐嚇著他，遂低聲曰：「你不要慌，慢慢的說來。」那書生依然顫顫的說一句顫一回，定了性兒徐曰：「小生韓姓名春蓀，父母早亡，孤無兄弟，幼好吟詠，所寓書齋貼近假山短垣，因邑令從雲之女從錦瑟，常登假山，挑逗小生，小生以他有貌無才，拒而不應。今日聞王師將他家屬拿去，故敢肆口吟詩，不期吟者無心，和者有意，觸撥小生一片憐香惜玉之情，以為從雲家屬，雖是被捉或者錦瑟密藏小園中也未見得。既能吟出這樣情韻雙絕之句，便非無才可知。翻悔前時錯過了，遂大著膽跳下假山。誰知誤觸虎威，罪該萬死。望將軍憫小子無知，饒了性命。」芳蓮曰：「汝可曾娶妻麼？」春蓀曰：「小生雖是孤貧，發願要娶個有才的女子，故至今未有家室。」芳蓮將雙鋼放下，微笑曰：「某雖是個女將軍，頗嫻吟詠，方才和君子的絕句，君子中意麼？」春蓀曰：「將軍錦心繡口，能言心所欲言，小生沒有不中意的道理。」芳蓮笑揜玉手，扶起春蓀，令同坐石磴上。春蓀不肯坐，只求釋放回去。芳蓮曰：「某是武人，不解推三掩四。君子苦苦要去，究竟某所吟，非君子心悅誠服的。如果悅服時，不妨與某駢坐，好說話。」言著，遂拉春蓀比肩兒坐下。芳蓮曰：「某父母早亡，今年十九歲了。正要揀個才子才嫁他，如君子不棄，願訂百年。」春蓀雖非不羨他的貌，愛他的才，只是方才嚇怕了，仍有幾分懼心。乃低頭答曰：「如將軍不棄寒賤，願得身事將軍。但婚姻大事，雖無父母之命，也要媒妁之言。今夕須避嫌疑，他日洞房好相見也。」言著，起欲去。芳蓮一把拉住曰：「君子是去不得的。對面的欲言便言，何用媒妁紛更作盡醜態。今宵的明月，便是媒人了。」言罷，遂將春蓀搜抱起來。春蓀只是不肯，幾次推開欲走。芳蓮大怒曰：「汝這腐儒，不中抬舉，須吃我一鋼。」一手將春蓀揪翻在地，一手拿鋼，提得高高的，撲將下來。誰知撲到近身處，便停住不撲，只是騎在春蓀身上，將鋼約了幾約，忽然拋了鋼，又將春蓀抱將起來。春蓀被他拖曳了幾回，方寸無主，只得任他恁地。芳蓮恐嚇壞了他，又笑淫淫與他親了幾個嘴，又按他的心曰：「妙人，不要慌。」春蓀被他調得橫不是，豎不是，轉懼為歡，情興俱動，遂在石磴上，倒鳳顛鸞，成了眷屬。恰有幾個女兵拿燈籠，尋將進來。芳蓮正摟著春蓀，在月下鬪戲，見女兵至，全不著忙，曰：「你們叩拜了這男夫人，鋪好枕席，我還要與夫人進去睡哩。」女兵不敢不依。